

导演董润年:新片“包袱”致敬马三立经典

用“无限流”拆解职场困局 《年会不能停! 2》热映

被称为“职场众生图鉴”的高分电影《年会不能停!》,于今年暑期档推出第二部,题材依旧瞄准“职场那些事儿”,创作上以“无限流”循环进行叙事创新,装下当代打工人的喜怒哀乐。目前《年会不能停! 2》已经宣布延长上映时间。



董润年(右2)在电影《年会不能停! 2》片场

《年会不能停!》系列导演,天津籍电影人董润年接受记者专访,分享了新片的创作故事,并特别透露:“这部电影里有我对马三立先生经典相声的致敬。作为从小听着相声和戏曲长大的天津孩子,‘天津元素’早就融入了我的创作。”

创作拒绝重复 “无限流”灵感来自真实日常

《年会不能停! 2》讲述的是勤恳打工人刘奔和佛系老员工马杰意外绑定进入职场无限流循环,在一次次时间倒带中反复闯关逆袭,最终撕开大厂荒诞职场黑幕的故事。叙事上的“无限流”循环设定,是影片的特点之一,这个“脑洞”在董润年看来,是对当下年轻人工作状态的一次复刻。

“很多年轻人跟我们说,自己过的日子越来越固定: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刷手机、点外卖、过日子,都是一套模板。感觉生活一直在重复,怎么都跳不出去。”董润年坦言,“被困住、看不到变化正是当下年轻人的普遍感受。”

与此同时,职场的容错空间正在悄悄变小。很多年轻人都在复盘时表示:“如果再来一次就好了。”“每个人脑子里,其实都在不停‘重开’、修正遗憾。”董润年说,“正因如此,团队才将‘重来一次’做成了叙事主线。”

“我们把这种心理感受,直接变成故事的外壳,做了一场职场人生的思想实验:如果真的有无限重来的机会,人到底能不能改变?会不会在反复循环里迷失?”在高概念的奇幻设定之下,故事依旧在讲最现实的职场困境与身份认同。

很多观众看完《年会不能停! 2》,都在包袱不断的剧情中找到了共鸣,但作为系列第二部,这部职场喜剧的节奏与叙事逻辑都和第一部有着很大差别。董润年概括道:“第一部是钳形

结构,两条故事线慢慢收拢汇合,叙事逻辑更偏悬疑;第二部换成了公路片的方式,观众跟着人物一起踏上这段离奇、反复的旅程。我不喜欢复制同一种套路和结构。每一部戏,我都希望换一种方式讲故事,尝试新的类型表达。”

接受观众评价 为打工人笑着解构职场

《年会不能停! 2》的结尾成为全片最热血的一幕。张若昀饰演的刘奔在剧中有一段长篇独白,不仅逐一念出被管理层忽视的基层普通员工的名字,更与马杰、胡建林等人站在舞台上,用歌声痛斥公司不合理制度,完成了一次绝地反击。对此,有观众表示:“在爽感中找到了共情。”

“这段结尾,是很真诚、很直白的价值表达。整部电影,我们一直在用喜剧解构荒诞,到最后则希望直抒胸臆,跟观众完成一次坦诚的情感对接。”董润年表示,“进入职场之后,很多人在忙碌的工作中只剩下社会属性、职场身份。哪怕是初心很纯粹的人,在长期的职场沉浮里,也会慢慢被异化、被改变。我想做的,就是把一个个真实的人重新唤醒:不要戴着面具太久,最后忘了自己本来是谁。让每一个普通、平凡的个体都值得被看见。”

对于观众关于结尾的不同评价,董润年全盘接纳。“现在很多观众看喜剧,不太适应结尾抒情。但这段表达,是整部电影的落点和初心,是我必须要说的话。”喜剧不单单是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武器”,“你能笑着解构一件事,笑着看穿乱象的时候,你对它的恐惧就消失了。”

鲜活的桥段 来自生活的积累与调查

影片描绘的职场里,有推诿敷衍的中层、内卷迷茫的新人、圆滑投机

的同事,都极具“活人感”。作为电影人,如何将职场生态、人心百态表达得精准而鲜活?董润年笑着说:“其实从2017年开始,团队就为准备职场题材做长期素材积累,这是一场持续性的田野调查。我们接触过基层员工、中层干部、高层管理者,见过各种各样的职场状态。片中角色不是单一原型,是大量真实人物的提炼与整合。”

如何贴近“职场的烟火气”?作为地道的塘沽人,董润年告诉记者:“我的家人、朋友大多在天津各大厂区工作,身边的人大多是普通职工,他们聊天的内容、工作的状态,可以说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日常。”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也滋养了董润年作为电影人的共情力,“天津的烟火气重,天津人真诚、坦荡、不装,这种城市底色,让我天然熟悉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困惑与坚守。”

“当然了,在电影中我们做了适度喜剧夸张,但思维模式、处事方式、职场套路都是真实存在的。”以电影系列“拆穿职场”,董润年希望通过这种解构给年轻观众一点底气,“很多年轻人刚入职,遇到糟心事容易压抑、自我怀疑。我们把这些乱象拆开、摊开、笑着讲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有时并不是你的问题,看懂了、笑过了,就不用再害怕。”

致敬马三立《买猴儿》 传统经典依旧适配现实题材

熟悉董润年作品的观众能感受到,他作品的喜剧元素一直藏着天津幽默的底色。“我从小听相声、评书、快板、戏曲长大,传统曲艺的节奏、幽默方式、叙事思维,早就融进我的创作中。”董润年说。

电影中的很多细节都是董润年对童年记忆的艺术加工,“比如无限流发生的场景——‘三味蒸伙’早餐

店,其实是‘三昧真火’的谐音梗,来自我小时候看的神话故事,这里也相当于一座‘职场版炼丹炉’。有人熬到麻木、随波逐流。刘奔和马杰两个人一次次循环重来,就是在这座‘炼丹炉’里试炼本心。”董润年说。

全片的名场面——真猴子大闹办公室,这是董润年在致敬马三立经典相声《买猴儿》,几十年前的经典包袱经过艺术加工依旧在影院收获满堂欢笑,这让董润年格外有感触:“我们常说的‘马大哈’,就出自这段经典相声。马虎、敷衍、乌龙式的职场荒诞,几十年过去,放在今天依旧精准、依旧好笑。传统曲艺里的幽默与洞察,它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长久。”

每次回天津 我是饭桌上最不幽默的那个

近年来,天津题材的影视剧不断出现。在董润年的创作愿望清单里,其实也一直有“拍一部真正的天津喜剧片”的打算。而在他眼中,天津题材喜剧最难拍的是天津人独有的性格气质。“天津人的洒脱、乐和、不较真、接地气,这种骨子里的生活态度很难被精准捕捉和还原。”早年热播的《杨光的快乐生活》,深深影响了他对津味生活的理解。那句“嘛钱不钱的,乐呵(和)乐呵(和)得了”,精准道出了天津人的生活底色。

“咱们天津人天生幽默,生活里真的随处都是梗。”董润年笑说,“每次回天津跟同学、朋友吃饭,全程像在看脱口秀,大家张口就是笑点、自带松弛感,我就是饭桌上最不幽默的那个人!”

多思索、多准备,董润年希望有机会回乡取景创作,把天津的市井烟火、普通人的乐观通透、独有的津味幽默,好好搬上大银幕。

记者 王轶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